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年譜卷下

謹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瓔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删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塡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殄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巳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報

即此揚新都宜削籍揚愼宜調戍死滇西矣

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

旨票

旨則首內閣者實專其事倘部議雖當而閣擬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生之功閣部寔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極其鄭重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及是乃滕口說而欲咸之以其輔頰舌不亦勞乎

二月龍山公卒

是月十二日巳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
適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
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
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
瞑目而逝
七月再疏辭封爵
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
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

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邪況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咲而吰惑矣

九月瘞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荅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敏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

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苦如此、澐曰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從吾道人、而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凡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荅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越、增前虔州薛侃三卷爲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
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
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
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
闕謝
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
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為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

懇懇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

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

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二月庚申子正億生

贄按諸氏方以乙酉正月卒而正億即以戊十一月十七日生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使諸氏不死張氏不得字矣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故先生次韻謝荅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翁長正億初名正

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諱乃更
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
生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不允時

朝議用侍郎張璁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命上疏言臣患痰疾、又思恩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攻刼郡縣、荼毒生靈、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疏入詔鏌致仕、遣使敦促

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

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畿侯立庭下先生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卽舉所辨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纖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

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臺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

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

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檝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咲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

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

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遥度、俟其會議熟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

聖明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

機宜凡當路相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楊少

師書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之類其
與黄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
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
醜特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
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
反覆未可知也其
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
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
可減省一分分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

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概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
肩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
奉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
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
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
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佑。督令復業　疏入

勑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是之時

皇帝憂念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
伯王守仁。身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而省
之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
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
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
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

卓吾子曰此碑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金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勞而伐功而德非九三君子之終也中閒干羽事雖不妨比擬但世人眼目小世人如小兒成群見一巨人大吼其旁即飛竄喪魂哭欲死先生寧不知邪事只管做絕口不言功勞乃是經綸千古好手且姚鎮是先生同鄉既代其任而爲之莫說他罷事亦罷了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五月撫新民
六月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籐峽破之
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阯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汀古田諸猺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刼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

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内。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

疏請經畧思田并斷藤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三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

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二
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
土廵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
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籐峽經略事宜有六

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
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
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
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故學

士霍韜等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齎捧至

鎮

十月疏請告

謁

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

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

祀

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

不巳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人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辰時也卓吾子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不能揮而彼當不啻口出者反擠排不遺力何其妬賢嫉能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數稱相知如楊一淸喬宇輩反視若寇讐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黄久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贛

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如禮衾歛。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及門，王大用以知己，偕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祝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月遂至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　廷試進京聞訃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訃告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且又下詔禁僞學故詹士黃綰疏曰忠臣

事君義不茍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此臣於
爲都事今少保桂蕚爲舉人臣取其大
節與之爲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
建伯王守仁蕚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
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蕚平生也
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
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
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
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

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如劉朗咸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筭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孰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臨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年年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

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其四則兩廣八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而勦滅之若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曰親民即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爲之說也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蔑乃以此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蔑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藏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
追崇而況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
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
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
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
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
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
旣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
抱冤亦猶桂萼向之負屈也伏願

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勑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
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蕙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
爾直言所以補蕙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
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請
判官
十一月塟先生于洪溪
是月十一月發引門人會塟者一千有餘
麻衣衰履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

湀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濶數百丈遂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為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有忌嫉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

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胤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部員外郎王臣為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阻、時黃綰遷歷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艮主行聘

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内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王艮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金陵依舅氏以居、　後至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

夏以燕居之二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单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

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蝟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

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兢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埶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塗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厲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予所為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于前先生平於後江西會城孫許告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

獨以武功顯於此此見儒者之作用矣

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槩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陰騭特地生一賢師相爲先生暴白中腸亦可知矣夫方宸濠之自謂賢王以禮交於士大夫也雖孔夫子必不能以遽絕而自招不測之禍則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

不謂之有深意者，擁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知其如此，卽匕首發矣，誰爲之養威蓄銳以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者，特以忌功妬名，假藉之以爲詞也，是故不宜與辨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內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

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道德功勳宜膺殊䘏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竒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䟽上報可

制曰竭忠盡瘁固臣子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列通侯班爵崇亞上公

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崇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勘亂解分無施弗效閩粤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

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尨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遡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勲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肅旌伐追曲江之遺卹庶以酬勞玆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

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
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
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
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內、給事中御史等官爲開
讀事、上䟽請復伯爵、吏部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

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
并巡按御史奏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
奉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
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
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
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
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
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
按御史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粮七
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
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共封爵

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撫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爲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

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
首懼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
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
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
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
之畧若少有踈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
必濟虜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垂後靖遠
咸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
江南難易迥絶遊擊伉越于時得封咸寧

伯人以爲宜同一藩服補反何獨于新建
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廕
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
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
不必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譏搆之間輿則雖
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既錫而後奪門下如林

愛莫能助追公論既定則一徐公首肯無及門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然恩澤淪洽天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安可掩也觀徐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

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
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
門生知之最詳冤憤塞甚故敢昧死一言
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
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
動心忍性獨契道眞荷蒙錄用遷至巡撫
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
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奉
勑勘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

能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搆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

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
豫之意後有貪冐之事諸人其肯隱忍而
不發而故留之以待咨充毛玉而後發乎
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
詔旨天下方爾快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
復有此怔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
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
論者之意大槩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

仁亦好之議二謂守仁曾遣與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為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思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為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功而貽

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況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與元亨者以元

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與元亨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旣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旣係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爲乖戾夫守仁近

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僞刻兩廣都御史楊
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
令人詐爲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
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
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千百追至急乘漁舟
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蚱河遇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
入新淦城度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
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

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
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
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宵聽致
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攙
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之
時，焚者宮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
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
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
城内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

是即賊也殺賊何罪耶向爲王宮今爲賊巢昔爲國賓今爲賊贓即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舍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兇焰熏天人皆望風逃遁及守仁調兵四集擣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容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

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辦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濠邪至若奏捷之外或作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擒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訐安出也又

使不即滅而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
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
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但恐公論
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寃
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
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
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

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即譏讒蝟集黜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

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冄卿近倖、
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
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
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
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賊、俾其邀獲牽
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
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
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
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

免守仁為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欀接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之人皆

以守仁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是恭寮桶岡大冒浰頭諸寨搜以次擒滅增縣置邏堅明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

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既又不果特陞南京兵部尚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夫

陛下太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凡幾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

比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守仁後丁父憂
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鐵
券未給祿米未領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及而
况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
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
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
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郇徐
璉陞布政郎令閒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

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韓陞布政旋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寧臣觸怒罷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輙以考察去官夫陳槐邢郇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況乎守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

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治可勝言哉前尚書府書吳廷舉今

侍郎張璁、咸薦于朝、曾蒙
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
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
楊一淸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爲兩廣
總制、仍
勑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
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

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廕此實

陛下今日奉

天所操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

宣忠効力之勸

覆船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

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滕峽

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爲害實跡

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

幸生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
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勦平各巢使良
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心向
化也乃幸恭遇
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
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寧之期
矣是役也臣等又為守仁計曰前巡撫動
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
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

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恩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此大敗殘破之後仰承

聖明拯濯之恩雖合四省兵於再支庫銀百餘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大威且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籐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

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平若斷藤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刼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藤峽

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謹按
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往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

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既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籐峽而不知經畫其地爲乂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旣

一旦掃平、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粮夫役、又不待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分

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是誠何心也、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為己有、乃揚言

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

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

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修

築遞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咏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非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
先生征濠及聞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皆侍因濠進兵將及乃潛

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其假爲兩廣軍門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巳咨於兩廣各處起調
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
使濟等咨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
省城又與濟等謀為迎接京軍文書云提
督軍務都御史王　為機密重事准兵部
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
路徑樸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
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

王守仁領兵三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恊謀、依期速進、無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詳本職、先因奉

勑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

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勑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

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皆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
勑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
勑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府地方本職起兵

十萬遵照
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巳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併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速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巳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

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貴星夜前去又令
漭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令其齎去
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
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
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教齎示
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
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
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
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

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容、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日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書同、乃遣

雷濟設法差遣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遣劉養正各差遣人亦各被宸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下已離兵勢日衰初時宸濠誅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阻遂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四路無兵然師老氣衰亦多潛來投降我

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兵而進龍光曰當
時若不行間以疑宸濠宸濠必即時擁兵
而出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
時爲備所以破敗宸濠使之坐失事機全
是行間遲疑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
皆是可書之功不知書不能盡者固千倍
於奏冊也又言寧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
無所搜求咸泄毒擠怒於冀元亨與濟禹
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

當日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遣行間人役被濠殺死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發兵逆擊宸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衆已聞會城攻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五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

即令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始敗忽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促宸濠泣辭宫眷思欲潛遯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舟接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譙謙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

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所勑令濟禹持米二斗臠肉五寸與家眷逐別臨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至吉安城下戒嚴舟不得泊濟禹揭羅蓋城上遂讙譟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

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釁視三四冉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此智術將安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項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諜者退

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事先生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皆不與聞先生没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間一事去年主試廣東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同門者

甘泉撰

先生墓誌銘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銘曰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辭乃發狀而謹櫽之讀世係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大宗伯公華推其遥遥遠泒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

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矣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詞章四溺於神仙而五溺於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巳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差督造王威寧墳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協也蓋兆之矣䟽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

授刑部審囚淮甸有聲起補兵部上疏觸
劉瑾廷杖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
然而公不少怵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
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
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
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
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
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
于除陽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

知公哉後起尹廬陵六月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爲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黃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讙洽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吊於龍江關而公亦郎

轉爲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己。亦以陽明公素蓄銳士。以待不時之用。迅雷呼吸之間。人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甘泉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以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而公兩不報。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於虎口。而能倡義。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

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絶其歸路直趨樵舍遂擒宸濠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

不足辨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殺孫殺許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絶意于陽明之與巳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佖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舟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遣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都以陽明爲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

以據會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

賜勑錫勞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于是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偽學之論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淨

語阻公六年不召尋因論薦命爲兩廣摠督或曰其且進且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酋守而思田靖矣夫其不華岑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辨者

曰陽明纔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大功不宜含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武甚也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家之竒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為宋襄為陳儒之愚邪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諸公

上華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

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於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后就愼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

久菴撰

先生行狀節畧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嘗立異等功名、已未登進士、與太原喬守、廣信汪俊、比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知廬陵、入覲、子時爲后軍府都事、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子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公伯安、趨向

正造詣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卽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予荅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予會湛甘泉於別館又數日甘泉與予相約告喬白岩乞轉懇楊邃菴冢宰留公于此楊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是暇必會聚飲食

啓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學壬申冬予告歸公爲文與詩送予并托予結茅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爲屋與余三人共之

巡撫南贛時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以爲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

王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實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事勅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貴等之變公謂此小事本不宜煩王某但假此牽制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

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

捷報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勳及彬等欲加害
之故既而彬等果誣公欲反
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
上遽召公公卽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
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待
命張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閣衆欲爭其功欲并棄其
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公總制
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尋時爲光祿少卿
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一清忌公與
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揭對曰王守仁才
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

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知大
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涖任旣復思田平八寨
楊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
上復命見如何且黄共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
見必留用無疑也於是又題命公兼理巡
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
自代以未離任便乎交代也前曾薦致仕
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材代巳矣又一

月公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王公大用
曰爾知孔明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
兵擁護爲敦匠事公旣逝柩經南贛雖深
山窮谷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
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欲因公乞養病
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
職役及處置思恩八寨恩威倒置又詆江
西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
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

方極言稱嘆謂予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
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
不可及即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
治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
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百萬托余送與張
某薦爲兩廣余疏辨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
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揑辭妄奏傷害正
類都察院便照前

旨嚴加究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辭幷幫助
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
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
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
朝適有南鈌郎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
春
上將郊桂萼具揭以進
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并常行郵典贈謚人至
今以為恨葢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

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公時亦心害其能、公既一言不發、雖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既辨其誣、公又極力止遏、深以爲不可、乃考察之年、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不得矣、汪鋐以予諍大同之征、當分別善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鋐迎合張公、劾予回護屬官、難居大臣之位、謫予邊方叅政、賴聖明、令復原職、鋐又論公僞學、指予黨邪不忠

及所以許婿携撫者予又既明公學術忠正亦賴
聖明板之容罪察其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久菴之信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久菴先生可愛也而
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驗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曾

百十餘人獨約父菴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父菴雖欲不犯衆怒以爲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忘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剏及門之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懈因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父菴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

山、祀

先生、

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

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

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使目前常見浩

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隨渡江、偶登此

山、君與意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

前會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之語侃奔師喪旣終葬患同志聚散無期憶師歸別遺念遂築祠于山麓董澐等董其事

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于京師時

江西桂萼在

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言學是年編修程文德歐陽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

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試黃綰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徐樾林大欽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于南畿時遠方四集類萃群趨或會于城南諸刹或會于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辨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閒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等建復古連山復眞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於是四方同志相繼以起惜陰爲之倡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等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眞二詩慰之明年喪

還玉山惠與王修等迎櫬于草萍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問知所寄洪與畿乃與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王之弼等又分為龍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

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

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於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君此門人湯哻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事杏立石作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搆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樽俎以爲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云云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翰墨跡甚富、因思鳳乾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書舍、立祀田、
重修碑記係禮部尚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蔡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一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省即期執贄以先生徂征思田及聞訃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以

師事薛率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田若干以贍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師生展祀事歌師詩以侑食後謚起僉憲江右遍復南贛諸祠謚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慈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沈啓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日同志與祭天真者同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翱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
塋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
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必念及龍
山傅因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
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
洪都祀先生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守廬陵七越月而入

覲至是聞訃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親戚相與築祠歲修私祀名曰報功後曾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秋二仲皆郡有司與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與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嵦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與程文德共拟岩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

田祀先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

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場與冀元亨等會龍興寺只

道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州府

同請於當道大作祠宇置贍田郡守盛爲

作精舍記羅洪先爲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幞下秀出如圭大江横其下無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刦無常妻兒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賊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
溧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
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
買田、以爲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
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設先生并
甘泉像焉
三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

鬱孤山僉事沈謐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後嘉靖初年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祠鬱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後有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軍民懷憤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謁祠像汯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修葺前祠迎師像于鬱孤張烜作記立石

先生自征三浰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

社學城中立五社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為强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謐詢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卓吾子曰祠之廢興烏足為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謐未親

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復何必皆七十子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

洮謚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纊地也士民哭泣建祠于學宮之右歲時奠祝後有司望風承指亦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謚具申軍門張卒復之烏乎張亦人傑也哉

三十二年癸丑謚又修建王公祠于信豐縣

按謚處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

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嵬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尚有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而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内查究清理仍爲洒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合邑師生故老得俱與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

墟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

沈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

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謐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爲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謐與張創建焉張爲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謐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王公祠于儒學東僉事沈謐巡縣爲增其未備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薇泉上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祠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初時供會各寺方丈既諸生日衆方丈不足以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

學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於上寺之右未就而巡按閭東提學趙鏜繼至於是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遣其子曹廷武輸上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饋來學於是書院館穀俱備起宗禮聘錢德洪王畿間年一至水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攄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

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於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其下祠爲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郡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郡守益謫判廣德創

建復初書院至是鏜復大修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

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

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

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闕親兄弟也寵屬錢

德洪撰仰止祠記并請至蘄合會於立誠

堂以爲諸生開迷覺悶寵舊爲御史巡按

福建以清軍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子中

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没也予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并及之亦以見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𥙷芳作記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

李贄曰。余自幼倔僵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爲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僵。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峯。

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論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箇既死之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峯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并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力也若知陽明先

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會源翰峰二先生之與群公於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邪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